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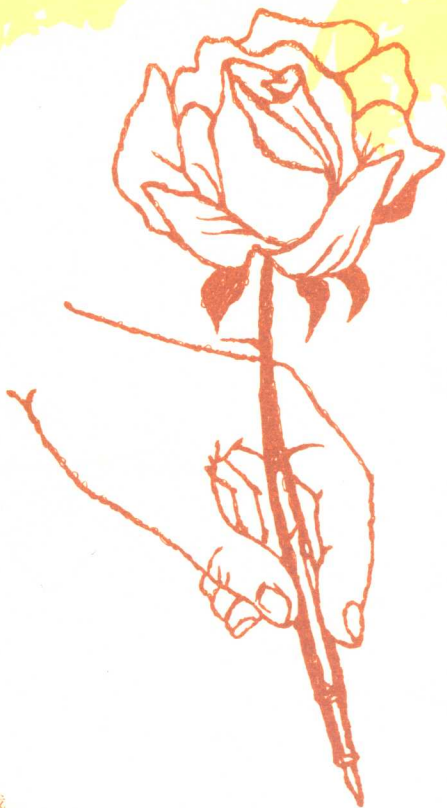
左 手 的

余光中

著

繆

斯



思想与文字相遇

每如撒盐于烛

镜破片片

每一片中都是一我

气虎，细嗅蔷薇

余光中原版
散文集典藏本

联合出版公司
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左 手 的

余光中

著

繆

斯



思想与文字相遇

每如撒盐于烛

镜破片片

每一片中都是一我

心有猛虎，细嗅蔷薇

余光中原版
散文集典藏本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左手的缪斯：余光中原版散文集典藏本 / 余光中著. —北京：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17.2
ISBN 978-7-5502-8859-1

I. ①左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77588号

本著作物简体版通过北京玉流文化传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
(YOUBOOK AGENCY, CHINA)，由台湾九歌出版社授权在中国
大陆地区 (不包括台湾、香港及其他海外地区) 出版发行。

左手的缪斯：余光中原版散文集典藏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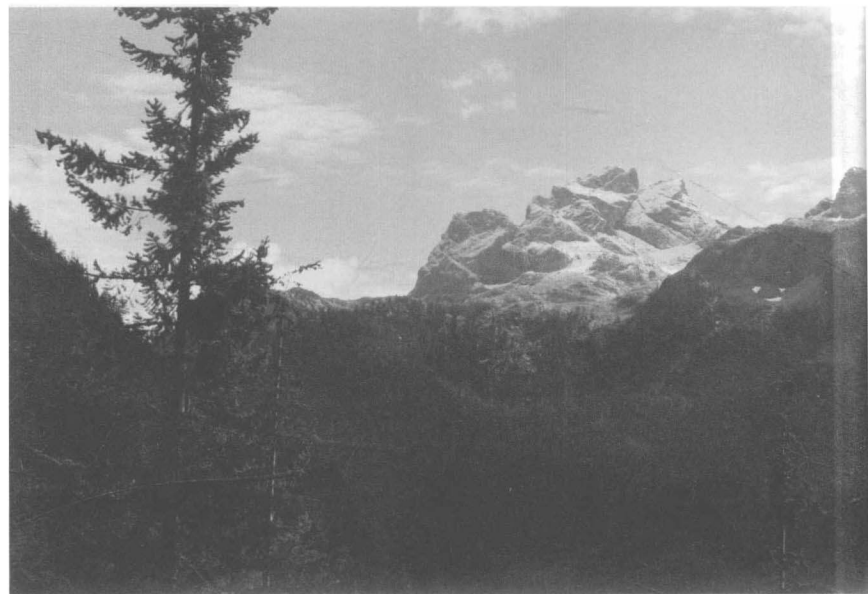
作 者：余光中
责任编辑：喻 静
特约策划：元气社 (包包 望月)
特约编辑：丛龙艳
版权编辑：张 婧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
北京山华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：108千字 787mm×1092mm 1/32 印张：7.5
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502-8859-1
定价：49.00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，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：010-68210805



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：
一些躯体变成一些灵魂，
一些灵魂变成一些名字。



当一些灵魂如星般升起，
森森然，各就各位，
为我们织一幅怪冷的永恒底图案，
一些躯体像经霜的枫叶，
落了下来。

我所期待的散文，应该有声、有色、有光；应该有木箫的甜味、釜形大铜鼓的骚响；有旋转自如像虹一样的光谱，而明灭闪烁于字里行间的，应该有一种奇幻的光。





当一个军阀、一个政客死时，他是完完全全地死了；
当一个真正的学人死时，正是他另一生命的开始。



怒燃着奇才的个人可能比十万个没有个性的庸才更有价值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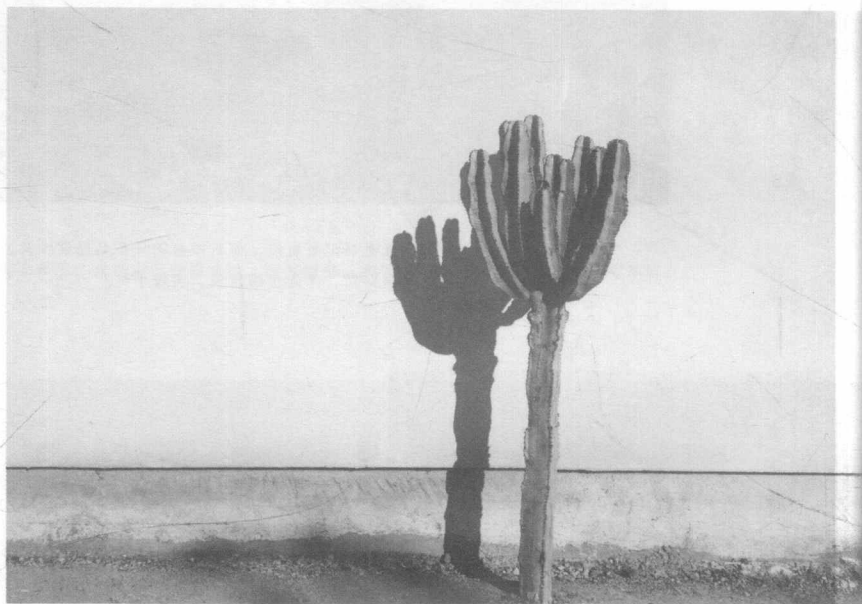
那天夜里，我走出历史博物馆，满月当空，圆得令人想恋爱，亮得没有一颗雀斑。





摄影师的任务是记录自然，而艺术家的任务是探索性灵，
他必须超越自然，才能把握性灵，表现个性。





一个人到了这种境界，
他能动也能静，能屈也能伸，
能微笑也能痛哭，
能像廿世纪人一样的复杂，
也能像亚当、夏娃一样的纯真，
一句话，
他心里已有猛虎在细嗅蔷薇。



我所期待的散文
应该有声、有色、有光
应该有木箫的甜味
釜形大铜鼓的骚响
有旋转自如像虹一样的光谱
而明灭闪烁于字里行间的
应该有一种奇幻的光

新版序

《左手的缪斯》，我的第一本散文集，一九六三年由文星书店出版，一九八〇年由时报出版公司接手，迄今又过了三十五年，已经绝版。尽管此书命若悬丝，读者却未全然遗忘，有心人仍不时向九歌探听，致有重印之议，颇出作者意料。

这本“少作”当初编选时，抒情与议论不分，体例不纯，简直像一本杂文。如今我也无意再加调整，任其鸡兔同笼。至于文字本身，我的“少作”句法比较平直，多受英文文法结构的影响，尚未修炼成中西相通、古今互补的精纯之境，但气势还算是贯串的。所以新版保留昔日显得略为稚气的故

态，一律不加调整，借此亦可见我的风格如何发展成今日之“白以为常，文以应变”。

我在爱奥华¹大学选修了“现代艺术”和“美国文学”两课，这对我日后文艺评论的根基颇为有用，尤以对现代绘画为然。例如写毕加索的那篇长文，今日回顾，仍不致自愧旧作。就算集中的最早一篇“美文”——《猛虎与蔷薇》，直至今日，居然还有出版社来要求同意选入国文课本，真令人意外。

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

高雄市西子湾

1 今通译艾奥瓦。（注释部分除标注“自注”的，其余均为编者注。）

自序

《左手的缪斯》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，初版虽在一九六三年，其中作品的写作时间，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三年，先后却有十一年之差。在那初征的十一年里，诗集却出了四本之多，足见我创作之始，确是以诗为主，散文只能算是旁敲侧击。当时用“左手的缪斯”为书名，朋友们都觉得相当新鲜，也有读者表示不解。其实我用“左手”这意象，只是表示副产，并寓自谦之意。成语有“旁门左道”之说，俗语有“正手”（右手）、“倒手”（左手）之分。在英文里，“左手的（left-handed）”更有“别扭”与“笨拙”之意。然则“左手的缪斯”，简直暗示“文章是自己的差”，真有几分别自贬的味道。

了。虽然早在十七世纪，弥尔顿¹已经说过他的散文只是左手涂鸦，但在十六年前，不学如我，尚未发现此说。

集中最早的一篇少作，是《猛虎与蔷薇》。那年我刚从台大毕业，散文虽也写过多篇，“美文”却是初试。当时为什么没有继续写下去，现在却已感到惘然。等到再用散文来抒情，写出《石城之行》和《记弗罗斯特》一类作品来时，已经是《猛虎与蔷薇》之后的六七年了。

《猛虎与蔷薇》在“中央副刊”发表时，作者已经二十四岁了，无论如何，都难说是“早熟”。今日的青年散文作家，在这年龄所写的作品，往往胜我许多。但在另一方面，今日的青年散文作家，一开笔便走纯感性的路子，变成一种新的风花雪月，忽略了结构和知性，发表了十数篇之后，翻来覆去，便难以为继了。缺乏知性做脊椎的感性，只是一堆现象，很容易落入滥感。不少早熟的青年散文作家，开笔惊人，但到了某一层次，没有知性的推力，更难上攀一分，实在可惜。

本集收文十八篇，就比例而言，仍以诗、画的评论分量

1 弥尔顿 (John Milton, 1608—1674)，英国诗人，清教徒文学的代表，代表作有《失乐园》。

为重。从十多年后的这一头回顾，这些长评短论，有些还站得住脚，有些就显得浅薄或夸大了。相对而言，几篇抒情之作似乎较耐时间的考验。当时之理，未必尽为今日所认可，但当时之情，却近于人之常情，真个是“理短情长”了。而镜破片片，每一片中都是一我，也难以指认谁真谁幻了。

余光中

一九七九年八月于中文大学